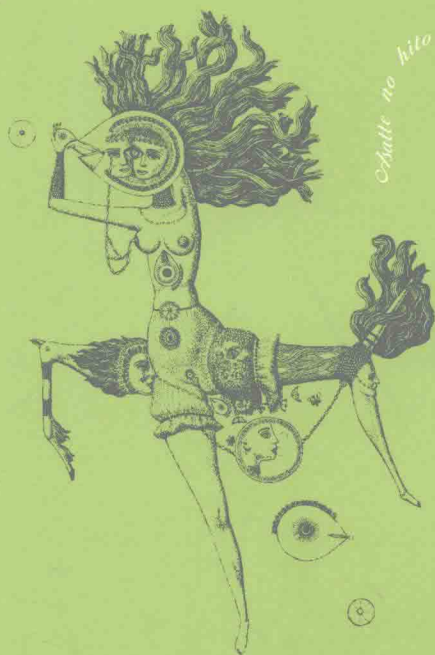


后天的人

アサツテの人



Asatte no hito Suwa Tebushi Asatte no hito

「**諏访哲史**」 著 李征译

后天的人

〔日〕諏访哲史 著 李征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后天的人/(日)諏访哲史著;李征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1

ISBN 978-7-5327-5181-5

I.后… II.①諏…②李… III.小说—日

本—现代 IV.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167363号

Asatte no Hito

© Suwa tetsushi 2007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KODANSHA LTD

Publication rights for Simplified Chinese character edition arranged with KODANSHA LTD. through KODANSHA BEIJING CULTURE LTD. Beijing, China.

图字:09-2009-248号

后天的人
アサツチの人

[日]諏访哲史 著
李征 译

出版统筹 赵武平
责任编辑 刘 玮
封面合成 柴昊洲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网址:www.yiwen.com.cn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ewen.cc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宝山译文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 × 1168 1/32 印张 4.75 插页 2 字数 54,000

2011年1月第1版 2011年1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327-5181-5/1·2953

定价:21.00元

本书版权为本社独家所有,未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摘编或复制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T:021-56433744

谨以此书献给已故恩师种村季弘先生

欲显示我的不凡，欲体现我的先知风范，只需口中不时吐出一个单词即可——这单词毫无分量、微小而单纯。有如证言措辞，准确而精妙，出自我口，渗入我骨髓，于世人无涉，于我却是命之所系。那黑色音节构成的单词。

安·阿尔托《神经的天平》^①

① Antonin Artaud (1896—1948), 法国戏剧理论家、演员、诗人。法国反戏剧理论创始者。主要著作有《戏剧及其重影》、《生命的新发现》、《燃烧的腹部或疯狂的母亲》等。其“残酷戏剧”理论对当代戏剧影响深远。1937年后,患精神分裂症直至病故。

汽车瞌睡一般慢慢吞吞开进小城，四下里没来得及开发的农田东一片西一片——刚写到这儿，脑子里忽然“砰啪”一下。一不留神，原本想好的下句也从眼前溜走，就算狼狈不堪的自己早已不顾脸面……总之，假如刚写了个开头脑子就这样“砰啪”一下，必然没了接着写下去的兴致。所谓出师不利，指的大概就是这种情形。眼前又异常清晰地浮现出某个冬日下午，腹稿中的叙述者“我”，在电车站换乘了市营巴士，一路颠簸着赶往叔叔的住处的景象。阴沉的天空带着雨意，对这项讨厌的任务只想敷衍了事，一脸不情愿写在“我”脸上。同车两三个上了年纪的乘客也不见有谁闲聊。巴士途经市政府、农协，一路开到医院前那站才停下，老人全都下了车。那司机是个乐天派，鼻子里哼着小调，越哼越起劲，想不听都没处躲。也不知他是否留意到车厢最后一排还坐着个乘客……身边这类鸡毛蒜皮的小事本来没什么写头，还是每每不等印象淡薄散去就抓过来，匆匆记到纸上。其间也

因心急导致思路“砰啪”，这已成了家中我那个房间、那张写字台上司空见惯的风景。虽说稿纸上只写了一行字，撕了重来不需要太多勇气，可如今自己就连这点也做不到。绞尽脑汁想不出一个字却又无计可施，只是茫然自失地嘟囔着“砰啪”、“砰啪”，仿佛给魔住了一般。偶尔也想撕心裂肺地吼上一声“砰——啪——”以找回灵感，可眼下就连这招儿也不管用了。“你该不会就这么伏在稿纸上晕死过去吧，”脑中仿佛有另一个自我高高在上、事不关己地说，“世人所谓疯癫，大概就是你这个德性了！”……我就这样为写作而焦虑。不过，眼下敲打着现实中的键盘的我——这个我才是货真价实的我——要把望着只留下一行字的稿纸呆呆出神的另外一个我，刻意写进小说里，并且还要将这一现实有意遮掩在文字之下，直到故事结束都始终不动声色，如此这般的努力，想来也同样令人感到压抑而又荒唐。然而从另一个角度说，唯有一直装成煞有介事的样子方可保证小说的独立性，这一点已是世所公认的常识……这些且不去管它了，还是回到刚才说起的那辆巴士上。这篇东西能否写下去，概与这辆巴士大有干系。且让我手中这管笔——不对，应该说桌子上的键盘——驱动这篇思路尚不明朗的小说，朝着那个不知所终的方向不停歇地开下去。——

这就是我写废了几十张草稿纸，最后总算勉强拼凑起来的小说《后天的人》最后一稿的开篇。

最后一稿——也许称之为最终草稿更恰当——的这段开篇，虽说如实反映了眼下作者进退维谷的状态，可一旦要心里全无芥蒂地把它置于定稿的全书之首，多多少少还是让我感到有些踌躇。写作中让我颇感棘手的就是散见于文中姑妄设之的分析性视角——随着场面推移立脚点不断后退的客观性视点——的运用。如今回过头来读自己写的东西，仍能看出其中残留的故作聪明、玩弄风雅的痕迹。要用这种笔调来描写我那个年轻叔叔——他不肯迎合刻意而为的世风，离家出走，放浪于江湖——的癫狂风貌，确实显得过于“刻意”了。本来要摆脱“刻意”，结果反为这“刻意”所拘，这岂不正是典型的“前卫”之辙？不过单就叔叔的故事而言，或者说单就这部小说《后天的人》而言，眼下也只有硬着头皮如此写下去了。

小说文体、叙事法的巧拙还在其次，写开篇一段时，反倒是那个莫名其妙的“砰啪”让我直到现在都无法释怀。正因为它在写作中频频兴风作浪，才使得这篇作品看起来显得有些前言不搭后语。

这一避无可避的冲动总是横跨在小说的现实与桌上的现实之间。一旦“砰啪”前来造访，也就意味着这小说根

本没法再写下去。要在原稿中连同小说的这种不可能性都一道真实再现出来，除了靠我这个作者刻意去“刻意”，此外还能有什么办法？小说开篇运用的这种苦肉计实属必需。

要言之，我想写的是叔叔的故事，也即“后天”的故事。这“后天”范围如此之大，甚至连我脑子里空空如也、“砰啪”突然来造访这类状态，也全都包括在里面了。既然“后天”本质上拒绝所有“刻意而为”，我回过头来整理这篇小说时，自然不能不将原来那种破绽百出的无奈也包纳进去。

眼下留给我的路只有两条：一条是明知必会出现破绽还是将苦肉计演下去，另一条是干脆将笔杆一撅两断，终止这场恶作剧。不过，说老实话，到了这分儿上，我已没了将前一条路走到底的顽强精神。可设若果真就此放弃“后天”的故事，让稿子老老实实长眠在抽屉里，这也确实够让人窝心的。

让自己的头脑冷静一下，盘点一番，可看出眼下手头能利用的材料计有三种：

① 有关叔叔的印象，从幼年时起就耳濡目染，数不胜数。

② 此前以叔叔为原型胡乱涂写的小说，眼下草稿已堆

积如山。

③ 那天从已无人居住的叔叔房间里私自带出的三大本日记。

（这里所说的那天，也即开篇提到过的我乘坐巴士去住宅小区的日子。下文还会交代，我去那天，已是叔叔离家出走约半年之后了。出走之前，他没和任何人打招呼。正巧那会儿他所在的那片小区住房因破朽不堪，不日即将拆除，为此市管理事务所多次发出书面通知，催促各户搬迁。可当时叔叔早就去向不明了，因而通知都转送到家住邻县的哥哥兼担保人——也就是我父亲家里。那会儿我临时寄寓的地方离叔叔的小区并不远，于是，就由我代父亲赶过去，处理一应搬迁事宜。

在那以前，我已数次去过这个单身宿舍小区，将叔叔的行李——除日记以外——都整理打包，交付搬家公司运到父亲那里。如今，这片小区的建筑已全部拆除了。）

……再度翻检一下手头，正如此前不断摸索改进所显示的那样，这些七零八落的材料，固执地拒不接受根据小说这单一视角所作的编排。若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一番辛苦换来的只能是破绽百出的满纸荒唐言。

眼下，这些难题搞得我实在疲倦不堪。思来想去，终于决定另起炉灶，重新来过。方法就是：草稿归草稿，日

记归日记，索性把尚未锻造成型的小说粗坯依原样展示在读者面前。通常情况下，这般杂乱无章的东西拿来充作小说，肯定会引来非议。不过，比这还要糟糕的，也是眼下最为棘手的问题是，这篇以草稿和日记拼凑而成的小说——《后天的人》，究竟该算作完稿还是草稿？现在我就是长了八张嘴也说不明白。且依次重新编排，所成之物自可视为完成品。

二

刚才说到依次编排，但总不能突兀地从叔叔出生开始讲起吧。这里有必要先交代一下前面提到过的叔叔那些日记的来龙去脉……而要说清这一点，自然不能不讲述一下叔叔那栋寥落的房子。

好像未卜先知一般，我发现最近写的草稿里就有现成的一连串速写，是我作为代理人天天往叔叔家跑那阵子留下的。这些文字的写作时间比作品开头引用的最后一稿还要早。说心里话，我原本打的如意算盘是以其中有关住宅小区内的速写为材料展开叙述，为此才写了开头那个乘坐巴士赶往小区的场面。（按照“巴士车厢内”——“下车的车站”——“住宅小区的路”——“叔叔家的房子”这一顺序连缀。）

这意味着，假如以开头那段废稿所用的笔调为全书统一风格，那么下面展开叙述时所用的文体自然也该依法炮制。如此这般修订加工而成的草稿，连我自己都感觉有点像“鸡肋”。

摘自小说草稿（浮沼小区内叔叔的房间）

（省略）

……宛如超音速飞机刚刚掠过之后的尾音一般钝重的余响，在寂落的小区上空盘旋不去。杳无人迹的小区里，不管白天黑夜，总能听见像是晾晒的衣物随风翻飞的声音……与一年前来时相比，四下里没有一丁点儿变化。

我右肩挎着一个很大的波士顿包，左边腋下夹着一捆折叠纸箱。午后的日光，在我脚下投射出无力的身影。

下了巴士，车站旁边就是小区的北门。走进去，沿着弯曲的干道向西信步而行，一路上看不到一个人。叔叔的家就在小区南端，那栋房子已经颓朽。

一进门我就动手拾掇起来，算今天在内，已经连续干了三天。昨天还有前天星期六，为了将屋里的东西都打成包，一直干到很晚，可还剩不少没捆。看样子今晚也只能住下来连轴转了。搬家公司的车已经约好，明日中午就过来。要拾掇房间，就算只歇一两天，也要向公司请假才行，为此我连年休都用上了。

（省略）

……四下里安静得让人毛骨悚然。除了小鸟的低

声鸣转、窗外的风声以及我蹑手蹑脚行走时鞋底发出的摩擦声，再也听不到其他什么动静。这个小区果真还有人住吗？虽说搬迁通知早就下达，市里和居民之间的补偿事宜也已协商妥当，可总该有几户人家留下来一直要拖到最后才会搬迁吧。想起去年来小区，当时给我留下的印象唯有一个：这片林立的楼房好像多年以前就已接近废墟了。

小区内除了各栋楼之间都有细窄的支路贯通，勾画出每栋楼的圈域之外，还另行铺设了一条宽粗干道，将整个小区圈拢在内。干道呈奇妙的椭圆形，靠近圆心处，一块巴掌大的地方造了座儿童公园。旁边紧挨着就是一座水塔。高大的水塔红白相间，宛若怪笋一般巍然耸立，睥睨着四周。无论站在小区内哪个位置，都看得到这座水塔。在漫天阴霾的衬托下，红白相间的水塔浑身透着股邪气，看上去给人一种怪异的感觉。

骇人者不光水塔一处。长势过于茂盛的热带植物映在眼里也很恐怖，仿佛能把无人居住的空屋子一口吞到肚里。小区四下栽种的那些不知名的树木，叶片绿油油的，又宽又大，好似茎秆粗壮的杂草摇身一变幻化而成。贴着西侧墙根，几株香蕉树在寒风中并排而立。全身也是绿油油的，树上已结出了纤小果实。

小区楼房总体来说都很破朽。虽然北边空地上后

来也建了一些四层楼房，可绝大多数还是当初盖的那种说高不高、说低不低的二层建筑，阴森森的，跟老式长屋^①差不多。满眼所见都是空房子，一家挨一家，估计已多年没人居住了。生了锈的婴儿车、油漆剥落的送奶箱……越发让人感到满目荒凉。空屋正门和二楼窗户多半都钉上了胶合板，一望即知这里已是人去楼空。

我一边盯着水塔左畔，一边转身向椭圆的轨道南端走过去……实际上，这一带本是一片荒无人烟、茅草丛生的湿地。几户人家好像凸浮在大水泡子上一样。说“就像”还不算确切，应该说本来就是如此。岔入小路，不久就找到了那栋楼。我茫然四下张望，看没有人，随即转到房屋后面，趟着过膝的杂草，向最里面那间屋子走过去。南面墙根下，草木长得郁郁葱葱，地上全是积水。

这栋房子是小区里最常见的那种二层长屋结构。说是长屋，实则上下楼算一家，门户独立。一栋楼可住五户，各家比邻而居。邻近几户人家好像几年前就搬走了，四下里听不见一点声音。草丛中蚊虫跟在人身后一个劲儿叮咬。好不容易才走到里边。与其他住户

① 日本一种传统住宅样式，通常多户连续并列，地基、大梁共用。

格局相似，叔叔家紧靠后面露台处也有一个蓝色塑料布遮顶的简易棚。棚子是先前住的那个老头违章搭建的。

我肩膝并用，顶开简易棚那扇门，勉强将身子塞了进去。从蓝色的顶棚下面穿过，伸手打开通往露台的那扇大落地窗，鞋也没脱就抬腿进了屋。鉴于头天吃过的苦头，我先伸手在暗中摸索，越发小心翼翼地两脚蹭着地面往前走。底楼整个房间都做了厨房，四下里黑乎乎的，废弃物堆得到处都是，简直让人无法落脚。破柜子、旧自行车……挤挤匝匝快要顶到了天花板。地面上直到里门的所有空间，都被废旧物品占据了。就因为这个缘故，尽管屋里还住着人，外面那扇门仍旧用胶合板封死了。说得难听一点，这么破烂的房子，谁见了能想到里面居然还有住户？叔叔隐遁得竟如此彻底。

（省略）

……停电停水，一楼的水槽早就干了，上面落满尘埃。卫生间也不能用了。在此逗留的那两天，连解手都要一趟一趟往儿童公园的厕所跑。屋里原就不带浴室，估计叔叔在这里居住时都是去外面洗澡，附近就有家专为小区开设的澡堂。

两手摸索着穿过一堆堆废旧物品，一直蹭到玄关